中華民國四年二月五日　陰歷十二月二十二日

●演說●

立春

楊曼青

一年的節令以立春爲第一 文話說是春爲一歲首 若由冬至那天算起 講究春打六九頭 您不信算去 打不了六九的頭 還打不了五九的尾嗎 俗諺又說 五九六九 沿河看柳 言其天時將煖 近水之樹 得氣最先 看着好像蕭疎 其中可有一片生機 話雖是這樣說 也要看看天時與省地 如北方冰天雪地 極冷嚴寒的天氣 再加上朔風凜冽 河邊柳樹雖說凍不死 將生氣閉塞住 也沒個大瞧頭兒 今天是立春 應當說些個舊典故 算是應一應節令兒 無如節令兒演說 鄙人在早先各報上 不差甚麼的 總說過幾篇 好在有一樣兒可信 不是輪子活 不讓他翻印二次 不信找出各種舊報來查一查 誰找出重的來 您就罰我一頓薄餅 說來說去 總忘不了節令兒上的事情 輪到喫字兒上 更是節令中的一大宗 就以今天的春餅說罷 總可說是太平景象 比如若是兵荒馬亂的時代 有錢的人更加一番驚慌 他還有閑心張羅喫薄餅嗎 滿打想喫 我這個當廚子的 也沒地方兒給他買羊角葱去呀 所以說這都是太平景象 行 常人家平素飯食淡薄 遇到年節 喫上一頓 所爲是有節有年的 其實是慶賀肚子 輪到如今呢 窮苦人日兒發達 求着每天能有兩頓飽飯喫 還敢說有挑撿嗎 還有一天巴結到晚 兩條腿給一屜窩窩頭苦奔的 若到了年節 也像頭二等的家家兒 足喫一氣 那也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由今天說起 薄餅總算興時嘍 火鍋兒的運氣己過 按時令說 也該下橋子了 若使天氣冷 煖說呢 再來場大雪 薄餅似乎有點兒口寒 若一定要應節令兒 還撊的住誰喫嗎 煖洞兒似的屋子 身上穿的甚麼大狐小狐 紅狐支狐 簡直要進狐狸窩裏頭去 燒的孩子直冒熱氣 誰管門外風雪凄涼 苦人們身上單寒 怎樣的難受啊 只聽他一個人嚷熱 可不想想 他喫穿的是甚麼 苦人喫穿的是甚麼 能往苦人身上一著想 咳 那不好了嗎 古人說 凍沓假衣於春 春自然是春大嘍 也看是幾月 如今天的春天 尚不減冬日之冷 要知道古人說的話 還是犯不得 死摳兒比如說假衣於春 是假衣於春晝啊 還是春夜呢 若以鄙人的思想 好像是春天 迎着太陽曬暖 若是現下冰雪在地的時候 曬不成暖 就許有倒臥的資格 古人講究 立春日用黃柑釀酒 謂之洞庭春色 這件事與吃薄餅比較 自然是又高一層 可就有一樣兒令我納悶 怎麼古人專遺留這宗闊典故 他怎麼不說苦事呢 如燕都遊覽志所載 凡立春日於午門賜百官春餅 莫非古時就沒有貧民嗎 若古時亦有貧民 爲甚麼一國的頭腦人兒 立春的這天 就不見有加惠餓寒的典故 你說他缺不缺 總而言之 今年的立春 與往年不同 今年天氣寒 貧民衆 闊老先生們雖說照舊薄餅郎當的 喫的

二十二日　戲　藝員第一　寰球第一
劉春喜　滙金壽　慈瑞泉　汨金林　○馮惠林
本　一夜演完

時候或能念及無衣無食的苦人再想自己是富家一頓飯、即是貧人半月糧闊人若有這宗思想比明日晚間給竈王爺燒六車白速定還強哪

國事要聞

朱總長市政之籌畫◉內務總長兼市政督辦朱桂莘君自辦理市政以來積極進行不遺餘力近日特就市政問題通盤籌畫悉心研究擬出一表以爲督率辦理之標準良以市政一端不獨觀瞻所系僉爲表示文明進化之具尤與一般市民有密切之關係不容視爲緩圖也茲將規畫各節略誌如左（一）布置中央公園北京爲全國首善之區地方廣大戶口殷繁而迄無一完善之公園以爲都人士公餘游覽之所實爲最大之缺點朱總長有見於此故與各當道發起就社稷壇地址改建公園即命名中央公園現已規模粗具頗爲游者所稱賞茲聞再行大加修葺並設偹一切以期盡美盡善云（二）建築市政廳市政廳爲辦理市政之機關其建築自屬當務之急茲聞擬即將該廳築於中央公園內以資便利云（三）興辦電車北京爲地甚廣行人每以交通不便爲苦興辦電車一事提議已久而迄未見諸實行殊令人望眼欲穿茲悉朱總長已准備一切定於今年開辦以利交通云（四）計畫香廠新市場朱總長擬在香廠建設一新市場以促進商業之發達其一切辦法正在計畫之中（五）測量水平測量水平開通水道亦爲市政上一要事茲聞此項測量業已告蕆矣（六）擴充全城馬路北京馬路近來甚有進步茲聞朱總長對於此舉尚欲大加擴充普及全城現正預備一切其計畫係已設而不良者翻修之未設者開闢之已設而狹小者展修之共分三種辦法云

樊雲門先生之呈謝◉樊雲門抵京後兩上謝呈一時傳誦日前授官少卿又進呈錄之如左昨讀官報除祥少卿積愧滿中無功報上自維素食已詠懸庭之魚不分白衣釐定更作乘軒之鵠昔三傳以十辰分等六朝以九品官人唐宋以來勳階尤重民國參稽古制釐定今名卿士大夫判爲九等少卿者上三級之官也此之魯國三卿則孟孫之亞於季叔方之晉國六卿則欒伯之次於郤范卒頭見日誰云尺五天遙振翼凌風已在七層塔上此蓋伏過大總統堯仁曾被禹級親裁燭武以老而見收桓榮已衰而加禮周廷論道上召伯者惟有兩階宋代登科若蘇軾者始入三等祥鵜濡是懍鵜僥空靡雖云稽古之榮實怍無名之賞若與遠宗噲伍已身齊少將之班回思西岳峰三愧秩比少華之峻子房就少傳之日甘屈於東海儒生安道少微之星不敢薄吳中處士肅箋陳謝顧景回惶謹呈

王湘綺先生之趣聞◉王湘綺日前回南之時私將國史館印信交託楊度不告而去近見其交印時所致楊度一函頗足令人發笑亟摘錄之以供衆覽王函云（上略）本年開辦本館本擬招集在

◉風雨勿阻◉俞振庭 譚寶雲 連虹霞 李洪春 傅小山 張文斌 梅蘭芳 周三
天▶▶▶（正義）劉鴻升 龔雲甫 吳昆芳 高月秋 陶玉政 王梅生 王蕙芳 周元
王鳳卿 千德芳 郭寶臣 王瑤卿 張寶昆 白建堂 田桐秋

…（戲）賈洪林　劉景然　遲月亭　陳德霖　…榮齋　王長林　朱桂芳　…喜…
概無客票　孟小如　高慶奎　余小琴　路玉珊　李敬山　李金茂　汪笑儂　張華

胡竹溪畫館　趣劇古美人
掛屏每堂銅元二十七枚　白描者十七枚　向送報人索取可也

京翰林同盡義務　非同衙署責任可比　不意有人索印辦公　大乖雅道（中略）欲將印信留館　恐生枝節　托交楊京堂暫管　以免糾葛云云　觀此一函　可以見湘綺之思想如是　並可以知其日前回南之故也

宋育仁回川之三電◉宋氏由京到渝　探聞在途　發有三電　其內容如左（一）北京政事堂徐相國鑒　乞代轉呈大總統鈞鑒　伏承德意　資送還山　即具遵依　願歸田里　迫傳上道　不得詣謝　叩辭去國愴然　蒙通電所在　優加禮遇　感愧無地　即日挈家由鄂首途旋里　惟大總統禮遺還山　良時所美　內務部重加取締　有損文明法治　身終隱矣　榮辱無關　但愧無以報　願得取銷處分　即以仰答明時　育仁肅叩（二）徐州張上將軍鑒　眷到贐領感謝　即日就道　回川不獲候巡旌詣辭　政事堂有電　優加禮遇　幸勿為念　還山入道　告別愴然　育仁叩（三）山西金巡按使鈞鑒　贐賜感謝　去國愴然　幸佐良時　共沐民福　還山入道　猶累向平　高義天雲　竊以兒子奉托　賴資事蓄　劍知心許　環報何期　育仁肅叩

岳忠武之遺像再誌◉蜀人岳世傑　將遠祖忠武公遺像　寄京一節　已誌前報　並聞該像　已由李巡按使郵寄至內務部　原像計十二寸　係由廣州省城惠愛街鏡光映相館所拍照　共寄來十餘張　並分贈各當道　有人觀斯像　其端坐與冠服　一如各報所載　惟微有髭鬚（原載無鬚）描像時實三十九歲（原載三十歲）是與外間所傳稍異云

◉本京新聞◉

飭購國貨◉大總統為提倡國貨　保持利權起見　已決定責令各省　凡添置軍用品　悉儘自行製造者分別購備　現聞諭令統率處　將各省每年應需之普通軍用品　通盤規畫　指定各廠責令購辦　此後購用外品　非由中央核准　不得擅辦

定期閱軍◉統率處於三十日上午　奉到大元帥特令　飭即傳令模範軍總司令部　略謂京師模範軍團業已組織完備　大元帥擬於三月上旬　在中華門內校閱行操　屆時定期舉行　該處當即轉傳　預為籌備

行將開幕◉自各省都督改將軍時　曾有命令組織將軍府　以為軍事統一之計　嗣經段上將軍就京組織　刻已將東城前清鹽務處舊地　重新修建　已經竣事　傳聞於下星期一（二月八號）正式開府云

保息條例◉日前農商部提出之公司保息條例　性質與前已頒佈之公司條例　不同之處　即彼以公司組織言　此在政府給與保息金也　現聞政府交財政討論會　該會定於星期四日討論此案云

振興航業◉我國航業　只一招商局　尚屢起紛議　近自歐戰以來　外國輪船進口稀少　商務亦間蒙影響　茲聞交通梁總長　現有提倡官商合資組織一輪船公司　預定股本為五千萬元之議　並聞不日擬宣布集股簡明章程云

裕豐變產●天津裕豐銀號短欠關款 設一清理處 專辦此事・現津海關監督詳報中央 以該號抵交各項產業 有應行變價之件 應即招人投標 惟其中有該銀號能自行覓有買戶 照原開價值承受 或能較原開價值增多者 可否准其自售 又以現屆年終 銀根漸緊 如於年內投標 恐難有效 擬定陽歷三月五日即陰歷正月二十日爲開標日期 茲聞財政部以該號財產既備抵關款 即爲官有財產 所有一切投標辦法 均應照官有財產投標辦法辦理 不得令其自行發售 至屆投標之期 當咨由直隸巡按使派人監視 以昭慎重 稅務處意見 與部相同 聞己飭該監督遵辦矣

預防危險●京師警察廳吳鏡潭總監 以向來舊歷年終 住舖戶等 多有燃放爆竹祀神慶祝者 雖經由廳連年禁止 深恐不足斷絕根株 於三號特行通告 查花砲爲物 既足以恐怖人心 尤能使立肇火警 無利有害 誠爲妨碍治安 立即一律禁止 倘敢仍舊燃放 置若罔聞 統按擾害治安懲辦

壟斷被斥●商人李厚基 因京奉京漢‐京張三路車站 車上雜販雲集 有妨秩序 擬設小營公司包辦 每年報効三萬元 先交十萬元押款 ‐於三號稟請交通部立案 梁崧生總長以站台行車小販營業 路局定有專章 原係貧民謀生一道 豈容奸商壟斷 已飭不准行

抄辦花烟●內右三區第二派出所巡長白鳳瑞 委長李長林 帶警趙宗山 日前在地安門外小金絲套胡同二號門牌 抄獲窩娼吸食鴉片人犯韓洪元 常陞 周氏 韓氏 周姑娘 胖姑娘等六名口 並翻出煙土煙膏煙俱等物 一併帶區罰辦

何故砍人●德勝門內新開路十六號門牌 住有賣乾果人李某（人皆呼伊包兒李） 三十一號下午三時餘 不知因何將其親戚家十六歲少婦 用刀砍傷脖項腦後三處甚重 本段派出所長警聞聲赶去 將兇犯李某捕至右三區究訊 所因何故 尚待調查

貧民何多●警廳自開辦粥廠 貧民受惠良多 近據本社調查員報告 謂各粥廠 每晨領粥者均不下千入之譜 惟前天平則門外衍法寺領粥人 竟達至一千七百數十名之多

不拾遺金●昨有來心齋函稱 日前晚間乘人力車行至西城當街廟地方 下車時匆忙 致將皮靴掖落地 忽背後有人喊叫 見係一穿章寒苦之人 即將靴掖交出 問其姓氏 自稱英姓 住阜成門內四條胡同 當即敬謝洋票十元 英某不受 言之再三始將洋票收下 來君函云如此 英君可謂有不拾遺金之古人風矣

拿獲私酒●日前左翼小隊總辦田德山 飭派小隊官傅吉祿 吳斌祿等二員 帶兵黃玉成 徐朝旺 增祿 恒緒 廣林 文和 緒厚 全祿 恩祿 蘇蘇拉圖 恩昌 柏林 阿景闊 定壽 奎喜等 在東直門外蹓訪各案 行至大橋東地方 遇見驢駄私酒人犯李德 于慶麗順等三名 拿獲到翼 該犯供認販運私酒 回明申統帶 解送稅務公署

危險宜防●前門外玄帝廟後身路北有山墻一段（係南昌館後墻） 外層已然坍塌 鄰近小兒俱不敢出門 唯望有管理之責者 迅速查問 以重公安

快發財 注意 儲蓄票准四月二十五日抽籤 即陰歷三月十二日

夜校告白 本校擬今春設立英文法文德文童子英文特別英文二十班 茲定於二月二十三日開學 凡有志向學者速來崇內米市大街青年會報名 幸勿觀望自悞

印十二金釵圖（所爲揭穢）付諸石印　每堂售銅元十二枚
購者請向送報人索取可也
總售處識老觀廟聚興報房

鉄桶政府牌香煙
每罐皆有彩票一張積至二十張者可换烏金鐲表一只

社會瑣談

（此欄歡迎投稿）

圓虜

（化俗投稿）

近日有圓虜之說　蓋以狀女子之天足者　言其形式　但稍約之使其虜之圓也　北京後起之女子　尚圓虜者　約可估十之八九　以矯昔日新月彎弓之惡習慣　斯爲美矣　然自遠方來者　往往仍以纏足爲務　母督其女　以身爲訓　以予所見　頗不乏人　而觀其粧飾服御　則一切又隨此邦風俗爲轉移也　獨愛此纖纖者而不捨　試一與圓虜評量之　不當爽然自失乎

時事諸評

（瑛）

擊皷罵曹

禰正平擊皷罵曹孟德　雖巨惡大慾　亦不能不爲之動魄驚心　不特當時也　即千載下如名伶叫天兒者　演至此齣至痛快淋漓時　亦令觀者改容　聽者變色

近日京中各報　爲中日新交涉　羣集矢於曹汝霖氏　瑛曰　是亦一齣擊皷罵曹也　曹氏宅心和靄　辦事圓活　雖有小瞞之稱　確非老瞞之流　宜其聞漁陽參撾　而無媿也

逢場作戲

（雪年投稿）

劉喜奎之吸力

予友某君　素獻女伶　每談坤角　則極端反對　一日忽謂予曰　近日顧曲之人　無不談劉喜奎二字　子在津時　亦嘗道及　但不知其好果何在耶　予告之曰　喜奎相貌之美　詞調之清　工夫之熟　爲有目者所共見　有耳者所共聞　子非聾非瞽　盍往觀諸　某君聞之　即往聆一曲　歸　亦無甚贊詞　然自是之後　探其足跡　無日不履三慶園之門　日前喜奎停演數日　即悵悵如有所失　幾乎無茶不思　無飯不想　及昨日喜奎報出　始欣欣然而有喜色　予觀之不禁喟然嘆曰　此無他　劉喜奎之吸力而已矣

命令

大總統策令　陳家棟給予四等文虎章　此令

大總統申令　內務部呈准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議決　前山西夏縣知事宋殿元失察罩匪一案　依知事懲戒條例應受免官處分等語　宋殿元著照所議　即行免官　此令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議決福建前寧化縣知事鄭君醴　不候交代擅自離任　惠安縣知事黃紹鎬才具竭蹶　不能稱職　交付懲戒一案　除鄭君醴一員應不受懲戒處分外　黃紹鎬依知事懲戒條例應受免官處分等語　黃紹鎬著照所議　即行免官　餘并如所議辦理　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三日

評講聊齋

崔猛

（八續）

尹箴明

官不能決 爾收之 戚屬皆諂讓申 申曰公子所爲 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 彼代我爲之 而忍坐視其死乎 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 執不異詞 固與崔爭 久之衙門皆知其故 強出之 以崔抵罪 濱就決矣 會郵刑官趙部郎 案臨閱囚 至崔名 屏人而喚之 崔人仰視堂上僧哥也 曲禮云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崔爺明知此理 奈因萬不能忍耐 故此將某甲殺死 想着多早晚母親壽終 再發表這件事 如今到了堂上 從頭至尾 原原本本的一說 縣官才曉得李申不是正兇 於是釋放李申 李申從前不知某甲 被什麼讐人 因爲什麼殺死的 自己故不肯招認 如今既知崔猛 是因自己的事 打抱不平的 所以不肯就走 把罪名全推在人家的身上 兩個人在堂上對一爭執 縣官無法 只好暫且把兩個人 暫行收監 俟覆審明白 再定正兇 再說李申這一場官司 他的戚友 都疑惑他寃枉 後來屈打成招 定成死罪 自然無法了 忽然這一天 出來個崔猛 自認殺人的正兇 同李申好的親友 自然替他喜歡 後來聽說李爺一死兒犯糊 苦往身上一叫勁 大家都說他頑固 這才到了監獄 見着李爺說 你這一場屈枉官司 好容易有了正兇 你怎麼不肯走哇 李申說諸位有所不知 崔公所辦的這件事 是我自己所願意辦 辦不了的件事 人家替我辦成 我如何能坐着看他受刑而死 今一天我就只當崔公子 並未到案 還不行嗎 戚友見他一定固執 也只好罷論嘍 縣官因這一案有兩個正兇 過了幾天 自然還得陞堂復審 李申上堂還認自己殺的 崔爺也是認自己殺的 縣官說你們兩個人 兒不肯扳弟 弟不肯扳兒（要唱寶蓮燈） 到底是何人 將某甲殺死的 李申說回寘老爺 這崔猛一定是個瘋子 請想某甲如果是他殺死的 爲什麼彼時不投首 况且他與某甲相隔甚遠 往日無寃 近日無讐 豈能就無故殺人麼 一連問了好幾次 全都不改口供 日子長了 衙門的人同崔爺說話兒 間起崔爺來 崔爺把如何因有母親 彼時不肯自首的話說了 大家知道崔爺是個孝子 奈因俗語兒說的 案打實情 他既是殺人正兇 可沒法救護 李申究屬無罪 這件案子本來遲延了一年多 不能冉耗着了 縣官詳文 強把李申開釋 把崔猛論抵 只要詳文批回 就要明正典刑 這一年恰巧郵刑官趙部郎 案臨本縣 郵刑官這一件事 從前大約沒有巡撫 單派郵刑官 赴各省理刑 後來僅把案卷送刑部覆勘 才不另派了 這段故事 是明末的事 所以有郵刑官 這路官雖然不大 可也是個小欽差 到了本縣 把案卷調齊 然後一名一名的檢閱 也無非同朝審似的 念一念供完事 及至到了崔猛之時 把衙役喝退 單喚崔猛入見 崔猛上堂、一瞧 正是當日結拜的好友僧哥（未完）

臘月廿二特請
王蕙
梅蘭
時慧
胡素仙 遲子俊 李慈郎